

新詩品種層出不窮 介紹「小說詩」、「日誌詩」、 「鬼扯詩」、「廢話詩」……

向 明 ◎ 詩人

廿一新世紀隨身跟進帶來的所謂「後現代」，真不知這「後」何時會「後」完，創新的點子這麼層出不窮，腳步遲滯者多會眼花撩亂得跟隨不上。當年「後現代」初始時，詩的這個品類多出了好多新的命名，譬如「都市詩」、「情色詩」、「政治詩」、「下半身寫作」、「詩到語言為止」等等所謂後現代現象寫作詩種。而現在在所謂「跨界」或「跨領域」等詩戲謔運作的勇猛鼓舞下，又多出了一些詩的新花樣，更讓人感到要趕上這個後現代真難，再用功、再用力氣的人也仍然會感到掉隊落「後」老遠。

臺灣剛剛出現了兩個詩的新品類，先是所謂「小說詩」，繼而是「日誌詩」。前者是由青年詩人「煮雪的人」出版《小說詩集》，來挑戰小說與詩各自的規範，達到兩者融洽調和，成爲一種新興詩體，亦如早年「散文詩」的出現，然後至今仍存在然。而由老詩人藍雲出版的《日誌詩》，則是另一種詩的挑戰，他的「日誌詩」並非以詩的語言來記每日的生活瑣碎，而是挑戰自己的智力與耐力，堅持做這種「每日必交卷，交卷必是詩」的苦工，對一個七十好幾的高齡詩人而言，必是一種重大的考驗與折磨，然而他做到了，已經出版呈現在讀者面前接受指點。

就在此時，一位學院派主力詩人，曾經在學生時代得過九屆全國學生文學獎的唐捐博士，突然伸出了來自日本摔跤絕技的「金臂勾」，寫出了一本令人難以招架的《金臂勾》詩集，秀出了臺灣詩壇真正具震撼性的跨語言，跨文類屬性的一種怪誕詩，評家李進文認爲他延續了魯迅在《復讎》中所言「以死人似的眼光，賞鑑這路人們的乾枯」，可視之爲怪誕的升級版。另一早就在 BBS 網路時代即是跨界先鋒的青年詩人鯨向海，在爲《金臂勾》一書的推薦語中、更語驚四座的說：「有史以來最不堪的金鋼變形超扁體與最瘋狂的十八層地獄亂入鬼扯詩」，自此我終於又發現了一種新詩體「鬼扯詩」。

「鬼扯詩」也罷，跨界，跨文體寫詩也行，我總認爲我們臺灣的詩還是在詩的正常軌道上求超越求進展，縱然常常語言奇特，意象駭人，但總還是一種創新，不像在此同時，大陸詩壇出現了爭論極大的「抄襲詩」和「廢話詩」，就顯得有些發展得離經叛道了。

先說「抄襲詩」，大陸知名的《詩選刊》雜誌舉辦 2011 年年度詩歌獎中的「先鋒詩歌獎」，



被一位 80 後的女詩人代雨映獲得，發佈後一位名叫袁老經的評者以題為〈一個詩歌嫩模的橫空出世〉為題揭發了出來，副標題為「兩年不過卅首，首首都是抄別人」。他將三十首得獎詩巨細無遺的公佈出來，並標明抄襲的出處，多為大詩人、名詩人的作品。其中有一首中的詩句居然係偷自我們臺灣名散文家簡媜女士的散文名篇〈四月裂帛〉，真是膽大妄為之極。最不可思議的是，這麼明目張膽的通盤抄襲，居然能通過那麼多知名大評審的法眼，而贏得先鋒詩歌的美名。有一位漢家先生看過這些抄襲作品之後撰文說，令他驚異的是「代雨映抄襲合成後的詩歌，具有着驚人的風格一致性。也就是說，這些東拼西湊的文字、居然能歸攏於一統一的語言風格和意境。」他感到可怕的是，到底什麼是好詩？散文分行會產生怎麼樣的詩歌效果？怎樣評價「類詩歌」文體的價值？都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代雨映抄襲事件之後，大陸詩壇掀起新一輪的語言狂歡，叫好者有之、謾罵者有之、寬容者有之，看熱鬧者有之。最後代雨映在 3 月 30 日公開道歉，聲稱藝術沒有獨創性，就意味着剽竊。我這個路人甲，在網路留言版上道出了我的感慨，我說「對每一個『橫空出世』的大詩人、天才詩人我都一直保持懷疑態度，尤其現在有那麼多偷懶、鄉愿、不負責的主編、評審或專家在掌權，更有一批專業的造神部隊，連泥菩薩都可塑成靈驗的太乙真人，叫我如何不謹慎一點去相信這是不是真的原創。」

再談所謂「廢話詩」，先把這首惹起風波的詩錄在下，大家看看是不是「廢話」：

對白雲的讚美 烏青
 天上的白雲真夠白啊！
 真的
 很白很白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極其白
 賊白
 簡直白死了
 啊~~~~

前衛青年詩人烏青十多年前寫的這首作品不知怎麼被人挖了出來，引來不少人的調侃，有人直言「烏青體的詩，是廢話說到最夠『廢』就能成詩。」由於全是形容詞堆砌的大白話，人人看得懂、人人似乎也可以寫，於是模倣此一體的詩便滿天飛，大陸各行各業都有廣告詞在學烏青體的詩，就像娛樂圈的打歌一樣被操作得火紅。於是「廢話詩」這一詩的新品種便風行了起來。當然撻伐之聲便也四起，有人說這是形成對詩命名的一個尷尬笑話，如果烏青體的「廢話詩」能夠成立，那就等於取消了詩歌的基本形態。然而詩的基本形態早就被胡適之先生推翻了，現在寫的都是所謂「自由詩」，「廢話」不就是「自由意志」下的自由談笑麼？倒是烏青自

己一點也不在乎，他說「其實我受爭議最大的詩並不是這首〈對白雲的讚美〉，而是十二年前寫的〈月下獨酌〉，我將李白的名詩〈月下獨酌〉後面再加上一句『這首詩是李白寫的』，誰能說它不對？」對此，香港詩人廖偉棠表示他另種看法，他說「這樣的所謂詩，唯一價值就是顯示作者的語言貧乏程度，已經達到極限。」鳥青馬上反駁「在廖那裡詩還是被技巧化，即使技巧，表現宏大也是過時的。」

有人發現這「廢話詩」其實是三四年前備受爭議女詩人趙麗華的「梨花體」的翻版，趙詩也是白到等於扯淡的大白話。怪不得第一個站出來力挺鳥青的便是趙麗華。她言辭犀利的說：「近來有些傻瓜喜歡對詩歌說三道四。我早在十年前就對這首詩驚為天人了。這樣的詩歌是對以往過度修辭，故作高深、拗口詰牙的詩歌的一種反撥，是對宏大敘事和假大空的主流話語體系的一種顛覆；是對一切所謂能指，所指、詩意、寓意以及強加於詩的陳腔濫調的比喻的徹底切除。」

趙麗華這番話其實是與當年韓東、于堅、王寅等人提倡「口語詩」，所謂「詩到語言為止」的主張相類似，也是對那些繁複的修辭主張，藝術主義等反感，想讓詩歌和現實生活靠近一些，因而在語言方式上，拒絕特別書面化的語言、傾向於以口語寫作。於是于堅，韓東等這些「口語詩」派的大詩人也表示肯定〈對白雲的讚美〉，于堅還說這首詩我以前就說好，現在又看見更多，他的好詩真不少。韓東口氣很凶，他說「你說那不是詩，那是你的無知。」四川一位年輕詩人何小竹指鳥青這首詩是「反詩」，是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必經的過程。詩不像小說可以參考前人的典範，詩歌每首都必須創新。他認為這首詩是鳥青對詩語言的新發現。

看起來「廢話詩」果真是對艱澀修辭推砌的所謂「現代詩」的一種反動了。其實這本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只是我這路人甲一直認為，無論在詩字前面加上任何指涉的形容詞，「政治詩」也好，「情色詩」也罷，「廢話詩」也無不可，前題是必須仍然是詩，不能光有政治，盡是情色，廢話連篇，毫無詩語言的含蓄，張力等美學成份。究竟詩的口語化並非下里巴人的自來腔、順口溜，詩仍應是一種經過修飾整理有深度的文字藝術。